

文史资料
精华丛书

第8卷

旧中国的工商金融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GONGSHANG JINRONG

MUZHONGGUO DE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- ◆ 记甘肃玉门油矿的创建和发展
- ◆ 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实业家张謇
- ◆ 商业繁荣的南京夫子庙
- ◆ 陈纳德所办的民用航空公司
- ◆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
- ◆ 金圆券的发行与崩溃
- ◆ 北京的当铺
- ◆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



ISBN 7-212-01776-0



9 787212 017767 >

ISBN7-212-01776-0/K·474

(全套十卷)总定价:498 元

● 第8卷
文史资料精华丛书

旧中国的工商金融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汪鹏生 装帧设计 宋文岚
杜宇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史资料精华丛书. 1~10/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. —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00. 10
ISBN 7-212-01776-0

I. 文… II. 全… III. 文史资料—汇编—中国
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0952 号

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旧中国的工商金融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出版发行: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5.25 字数:576 千

版 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212-01776-0/K·474

总 定 价:498.00 元(全十册)

印 数:00001—05000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工 业

- 英国统治下的开滦煤矿 王冠东 (1)
- 记甘肃玉门油矿的创建和发展 孙越崎 (35)
- 汉冶萍公司始末 马景源 (52)
- 中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工厂
——中央机器厂 马文和 (70)
- 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 章执中 (81)
- 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 吴志超 (112)
- 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实业家张謇 陆仰渊 (144)
- 周学熙的一生及所办实业 周禹良 (159)
- 刘鸿生及其企业所经历的波折 刘念智 (182)
- 宋棐卿与天津东亚公司 杨天受 李静山 (206)
- 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罗一星 (226)

商 业

- 富有地方特色的广州茶楼业 冯明泉 (243)
- 川菜史略 王大煜 (258)
- 东南佳味——维扬菜肴 宗 吉 宗 和 (278)
- 全聚德烤鸭店的百年沧桑 杨奎昌 (285)

冠生园和它的创办人冼冠生	杨锦荣 (294)
北京同仁堂	乐松生 (302)
芜湖米市春秋	马永欣 (319)
商业繁荣的南京夫子庙	俞宝书 王源恩 (338)
张家口的旅蒙商	孙荫樊 (344)
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	董明藏 (349)

交 通

清末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过	叶恭綽 (357)
我在招商局的见闻	尤质君 (364)
我与民生公司	宗之琥 (381)
早期宁波商业船帮南北号	林雨流 (404)
陈纳德所办的民用航空公司	徐国懋 (414)
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回忆	赵祖康 (427)
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旅行社	潘泰封 (464)
朱启铃与公益会开发北戴河海滨	杨炳田 (503)

金 融 财 政

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银行	韩宏泰 (517)
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	张伯驹 (536)
中央银行的建立及其在上海的活动	李立侠 朱镇华 (563)
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 22 年	洪葭管 (583)
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期间的财政与金融	戴铭礼 (600)
记上海黄金风潮案	何汉文 (611)
金圆券的发行与崩溃	黄元彬 (628)
记上海证券交易所	许念晖 (636)
从太平保险公司到太平洋保险公司	王伯衡 (653)
北京的当铺	高叔平 高季安 (664)

洋 行 买 办

英商太古洋行广州分行	莫应淮 (677)
广州美孚火油公司	张 毅 (696)
虞洽卿的一生	许念晖 (711)
我所知道的德士古石油公司	李定丰 (735)
垄断旧中国烟业的英美烟公司	苗利华 (746)
外商垄断下的华茶外销	沪民建 (757)
美国影片商控制广州市场史实	刘 康 (771)

其 他

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	钱昌照 (783)
扬子公司的一鳞半爪	宋子昂 (793)

英国统治下的开滦煤矿

王冠东

先父王绅（号厚斋）于1905年到开平矿务公司担任总文案，开平、滦州两矿合并后，调任汉文处翻译，1924年离去。我于1919年入开滦，初任收发主任，继调任机要秘书，于1934年去职。我父子总计在开滦先后达30年。这期间，正是英人那森所谓锐意经营的30年，也是英国大量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和残酷剥削我国矿工的30年。

开平煤矿的创办和断送给英国的因由

1875年（光绪元年），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李鸿章根据招商局总办、候补道唐廷枢（即唐景星）的建议，在直隶省（今河北省）滦州所属距开平镇西南9公里的唐山，用土法采煤。因煤矿在开平镇，故于1877年（光绪三年）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，以创办人唐廷枢为督办，设局所于天津海大道（后改为大沽路）。除拨给官款外，又招商股80万两，名义虽系“官督商办”，实际一切都由官总其成。虽有商股，实同官产。

我国煤矿在当时虽已有采用“洋法”开采的，如台湾的基隆、湖北的荆门、安徽的池州，但成效尚不显著。1879年（光绪五年），开平矿开始购买机器，按西法开井，以后逐渐发展，每日产

* 作者当时系开滦煤矿收发主任，后调任机要秘书。

量达五六百吨，所产均系优质烟煤。从此，铁路、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，就不必再远购于外洋了。

1892年（光绪十八年）唐廷枢逝世后，江苏候补道张翼（燕谋）继任开平矿务局督办。

1900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各省普遍展开。由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看到我国的铁路、矿山和各种工厂，多操在帝国主义手中，且用机器生产进行剥削，所以激起义和团的强烈反对。开平煤矿是用西洋机器开采的，矿上也有洋人（美人胡华即是矿师），当然也在被反对之列，因而矿局人员逃避一空。接着，八国联军侵入华北，帝俄军队由关外进占了唐山矿区，矿局在天津的产业被英、德等国军队占据。6月22日，张燕谋也被英军逮捕。被捕的原因非常离奇，说他养有大量鸽子，因而断定他是利用鸽子作工具，和“乱徒”（污蔑义和团的称呼）暗通消息。6月23日，张燕谋在英军监狱中迫不及待地出具一个授权书，委派德国人德璀琳“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”，授与他全权管理该公司财产。据说由于德璀琳和胡华向英军当局陈说张燕谋与“乱徒”没有往来，6月24日张突然地被释放了出来。这一幕“捉放”的微妙关系，是颇耐人寻味的。

（一）德璀琳趁火打劫骗夺矿权

德璀琳本是德国籍的中国海关官员，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，因为他喜好古玩，同张燕谋结谊。德璀琳同英国的玛利太后（德国人）有亲属关系，所以他同英国人的关系也很深，同墨林（英国人）、胡华（美国人）都常有往来。

德璀琳早就觊觎我国富庶的煤矿，甲午（1894年）中日之战时，他曾经怂恿张燕谋让开平招收外股，说这样可以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。义和团事起，他就趁火打劫，向张燕谋说：现在的形势更严重，因为有八国的军队进入天津，仅是加入外商股份也无济于事了；必须把主权完全转移给外国公司，变成外国的企业，才

会受到联军的尊重，才能保全开平的财产。德璀琳进一步欺骗他，说这样做，实际是招募外股来扩充业务，变成中外合办的公司；但表面上得立一个卖契，在英国注册，才能得到保障。德璀琳又用甜言蜜语哄他：将来“张大人”仍是新公司的督办，权力仍操在“张大人”手上。

昏庸糊涂的张燕谋就这样上了德璀琳的圈套，在他被释的半个月后，又补了一个正式的授权书。德璀琳接着就代表开平矿务局，勾结胡华，私相授受，把开平矿权和一切产业，立约卖予英商墨林（由胡华代表）。他因此当了开平的总办和董事，还得到2.5万酬劳股。

（二）胡华威胁利诱逼签卖约

美国人胡华，即是后来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，他是伙同德璀琳攫取开平煤矿的国际大骗案的主角，当时在中国是以“矿师”身份出现的。1898年，英国一位名叫墨林的工程师，在天津结识了德璀琳和张燕谋，那时张不单是开平的督办，还是直隶、热河两省的矿务督办。因为听说墨林是采矿工程师，便要他代为介绍一位工程师，好勘探直隶、热河各地的矿藏，墨林遂把胡华介绍给他，胡华就这样成为开滦煤矿的“矿师”。

1900年7月30日，德璀琳全权代表开平矿务局，胡华代表英商墨林私订合同，成立“卖约”，将开平所有产业并应享权利、利益，一并卖予、移交于胡华。其中包括唐山、林西两煤矿，承平银矿，天津总局房屋，天津、塘沽、上海、香港、广州等地码头以及运河、地亩、轮船等，秦皇岛（那时叫秦王岛）港口也附带断送，连建平、永平金矿股份、洋灰厂股份、津唐铁路股份都列了进去，包罗无遗。

凡交易买卖，须有价格。而胡华代表英商所买的开平这样多的产业和权利，卖约上并无价格，开平矿务局亦未收到丝毫现金，所以，虽然名为买卖而实际上是无偿赠送，是国际上的一个大骗

局。

胡华诱胁张燕谋在卖约上签字时，是这样说的：“非商定一约作卖，托言与中国无关，不足以拒联军之扰。”^①对张施加恫吓，逼使他承认卖约。后在伦敦法院诉讼时，胡华亦供认：“曾经恫吓张大人。”^②胡华在恫吓之余，又加以利诱，许诺张燕谋种种利益，故又有1901年2月19日“移交约”与“副约”的签订。移交约载有“……由接理人永远执守”之语，张燕谋不懂英文，被人玩弄欺骗，竟在英文合同上签押认可。从此开平的大好资源，便白白落入外人之手。

胡华这个阴险的美国人，利用这些文件，勾结墨林，把卖约篡改，又转手卖给了墨林占有很大股份的“东方辛迪加”（一译为东方公司），改组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，设于伦敦圣玛利街22号。胡华一方面以旧股东的经理人自居，一方面又以新股东的产业受托人身份出现，居然继任为开平督办，又兼董事。

（三）张燕谋利令智昏，拱手白送

张燕谋一再被人愚弄欺骗，毫不醒悟，虽也觉得德璀琳、胡华把他招募洋股、改为中外合资的原意改成“卖约”，把开平所有产业、权利“一并允准、转付、卖予、移交、过割与该胡华，或其后嗣，或其所派办事掌业之人”^③不是味，但后经胡华恫吓和利诱，答应把他的老股3000股换为新股7.7万股，另有5万酬劳股，由他与德璀琳平分，再白得2.5万股，并佯许他可做新公司的“终身督办”，在“优厚报酬”的利诱下，便承认卖约。

尤其不能容忍的是，当时（1901年）清廷已派李鸿章、奕劻

① 根据魏子初：《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》所引《滦矿事实纪略》中所载（第127页）。

② 见1905年3月1日《英公堂判文》。

③ 见1900年7月30日德璀琳与胡华所立卖约。

与联军议和，大局粗定，对此关系丧失国家主权、土地、产业的重大问题，张燕谋既不事先向清廷上奏，连他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（先是裕禄，辛丑议和时又是李鸿章）也不请示，竟以直隶、热河两省矿务督办及开平矿务局督办的双重身份，乖乖地在胡华、德瑾琳所拟好的“移交约”与“副约”上亲笔画押，并加盖了他所有的各种不同的官防印信，把开平煤矿及其所有产业、权利无偿地拱手送人。

张燕谋于签押后，即随摄政王载沣赴德，为义和团事向德皇道歉。开平煤矿移交后，英国公司即派吞并开平最有功劳之胡华接充督办。胡华把持开平，声言此矿已卖予英商，中国人无权过问。新公司名虽增资为 100 万英镑，除旧股约 1/3 外，余 60 多万股（每股一镑），胡华未出分文，公司亦未收得丝毫现款，实际上都成为虚股，而当时开平资产已值 85 万镑，张燕谋等于白送，胡华等于白捡。袁世凯在《参张翼折》中就开平煤矿由一二人凭空断送，说：“不特为环球所稀闻，抑且为万邦所腾笑。”这倒是两句真话。

当外人接收时，中国股东大感恐慌，纷纷将股票售出，英国人又以贱价收买，后来中国人所有股票已不到 1/10 了。

张燕谋在“移交约”签订 3 个月后，才蒙混上奏，但仍说成是“加招洋股，改为中外合办”，而清朝政府和王公大臣们尚蒙在鼓里，听信张燕谋的鬼话，不知出卖这回事。可见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昏愤腐朽到了何等程度！

（四）到伦敦控诉的一幕丑剧

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不久，李鸿章死了，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。在 1902 年到 1903 年间，发生了三件事：一是唐山矿局所悬大清龙旗（与英旗并悬）被天津英领事勒令降下；二是秦皇岛开平英人所管的海港，竟拒绝中国兵船停泊；三是开平矿局前开之胥各庄运河，英公司也不准中国民船行驶。袁世凯才如

梦初醒，感到情形严重，“请教”了英国公使，才知道开平的一切，全被张燕谋私自出卖了，他才上折参奏。

可是张燕谋也颇有来头，他除了得到李鸿章的宠信以外，又因在醇王府当过差，深得醇王奕譞的信任，故后来新醇王载沣出使德国，也带他去。他的继室又和慈禧太后有瓜葛之亲。袁世凯虽然三次参奏，清政府仅仅轻描淡写地给以革职处分，责成他设法收回而已。

1904年10月，清政府又恢复了张翼的三品顶戴，命他前往英国伦敦“设法收回”。张带随员严几道与律师赴英控诉，在伦敦法院演出了一幕丑剧。

清政府、袁世凯虽然三令五申，严饬将开平矿悉数收回，由中国自办。可是，这个利令智昏的“张大人”，却始终热衷于胡华答应给他的“终身督办”，也舍不得新公司给他的新旧加在一起的10.2万股股份（折合白银200万两以上）。他居然把清廷的“圣旨”搁在一边，不谈“废约”，不谈收回自办，而只要求英国公司履行“副约”，因副约对他个人权利有利。既要求履行副约，当然正约（即移交约）在法律上就成立了；如果没有正约，又哪来的副约呢？

张燕谋延请了英国皇家律师勒威特、吉尔和杨格耳，在法院起诉，口口声声要英国公司给他以驻华督办及赔偿未当督办时的一切损失，根本不敢也不愿提出废约和收回矿权的正当要求。官司拖延很久，伦敦《泰晤士报》曾有造成“百年悬案”的评论。后来初判虽令被告履约，被告不服上诉，又经英国上级法院判决，否定了原判。

退一步言，即令张燕谋胜诉，也根本与收回矿权无关。何况帝国主义的法律，是保护本国垄断资本利益的。张燕谋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，花了不少钱，在英国法院演出一幕丑剧，只留下不少笑料而已。

续办滦矿又被“合并”的经过

（一）创办滦矿的动机

张燕谋自英国败诉归来，袁世凯见收回开平无望，天津官绅也感到气愤，他们就想起而抵制，由曾任长芦盐运使的南方财阀周学熙（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局的工艺总局局长兼天津官银号总理）、李士伟（也是财阀，后在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）、李希明、王邵廉等会商，拟在滦州另开煤矿。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呈后，派员前往查勘，不但矿苗甚旺，煤质亦好，遂决定设立滦州煤矿，以与开平竞争。该矿也是“官督商办”性质，于1907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成立，资本200万两，除由天津官银号拨官银50万两以外，另筹集商股凑足。初名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，后正名为滦州煤矿有限公司。袁世凯委派周学熙为总理、孙多森为协理，设总理处于天津法租界大沽路，矿局设在滦州马家场。先用土法开采，旋即派员赴欧购买新式机器，依照西法开挖大井，先后在马家沟、唐家庄和赵各庄三处矿区开采，产量日增，所出煤质极佳，很受市场欢迎，远近争购，供不应求，予开平煤矿以莫大威胁。

滦州煤矿是袁世凯创办的，他见到开矿大有可为，彼时工业逐渐发达，需煤日多，民用亦渐增，销路不成问题，便想把滦州煤矿作为他的经济阵地，第一步和开平竞争，第二步进而吞并开平。他利用权势，把矿区划得特别大。按照当时矿章，每矿不得超过7.5平方公里，而滦州矿区，借口“此矿系为北洋官家用煤便利而设，与他矿事体不同”，把矿区宽展到82.5平方公里，超过规定限制10倍。

后来直隶总督杨士骧（1908年）和陈夔龙（1910年），都曾进行过收回开平矿权的活动。可是张燕谋仍在幻想他那“终身督办”，生怕收回后，周学熙又将是新公司的总经理，与他个人权利

抵触。因而密奏清廷说：只要向英人交涉，让他做督办，就“等于”把开平收回了，又何必花很多钱去赎呢。昏愤糊涂的清廷，竟相信他这套鬼话，不支持收回，以致没有结果。

开平煤矿当时系由那森任总理，这是一个精明狡猾、工于计谋的英籍犹太人。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？”那森就千方百计来搞垮滦矿，他知道滦矿股本并未收足，经济周转不灵，清朝国库又空虚，绝无力作后援，故凭借其雄厚资力，施展垄断资本吞并弱小资本的惯用手法，锐减煤价，以打击它的劲敌。

开平在政治上有英帝国主义作护符，在经济上又得到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，他们为了狠狠地打击滦矿，把煤价由8元骤降至2.5元一吨，还附带赠品，如代修筑炉灶、赠送炊事用具等。滦矿所产之煤，须售5元一吨才够成本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只得被迫降低煤价，勉与周旋。又因京奉铁路系借英款兴建，英人得以控制运输，经常是厚于开平而薄于滦州，故意使滦矿到时交不上货，影响信用。滦矿尽力撑持，亏累不堪，矿区存煤堆积，负债累累，天津各大银号、商号几乎挪借殆遍。想发行债票以资周转，又为开平所破坏。滦矿虽有军阀官僚作后台，毕竟不是帝国主义的手，渐渐招架不住了。

（二）《北方日报》的出现及其怪论

但是，开平的攻势并不就此为止，帝国主义分子那森，还进一步绞尽脑汁，阴谋并吞滦矿。他利用当时任开平矿务公司的总文案，并担任交际、翻译的王绅^①为他出谋划策，每天办公时间必抽出一两个小时，约王在小客厅里秘密商谈并吞计划。除由王

^① 王绅即先父，号厚斋，基督教徒，在美国美以美会设立在北京的汇文书院（大学性质，燕京大学前身）肄业，1891年毕业。毕业后先到海关工作，继调任北洋大学任英文教习，1905年由德璀琳介绍于那森，到开平矿务公司工作。

绅出面联络天津绅商，宴请当道官员外，并决定办一个报纸来鼓吹开平、滦州之合并，以造成舆论。这个报就是后来的《北方日报》。

《北方日报》设在天津河东奥租界大马路，在天宝戏院（天仙茶园对过），原来那里是个米粮店，是租过来改建的。为什么不在英租界而设在奥租界呢？那森同王绅是有点用意的。因为那里离中国地近，又可避免嫌疑。《北方日报》表面上的老板是王绅，而真正的老板则是那森，一切费用全由开平负责。开办费是5000元，设备很简单，也没有印刷厂（由别的印刷厂承印），因他们根本不打算长办。

《北方日报》的两个主持人——戴仁依和贺湘南，都是通过杨庆釜（号邵九）向王绅介绍的。杨庆釜是前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幕僚，同王绅是把兄弟。戴仁依河南人，贺湘南河北大名人，两人不是秀才便是举人，都作过幕僚，颇有“文名”。戴任社长，贺是主笔，评论文章多是贺写的，有时戴也写。开平给他们两人的薪水，是每月各300两银子，在当时天津各大报的主脑中，也没有这样的高薪。这两个家伙都抽大烟，过着享乐腐化生活。

《北方日报》的主要负责人，除戴、贺而外，就是徐桂舫，管理发行和广告，月薪200两。报纸没有人看，他就多给报贩些好处，强迫、低价推销；没有人登广告，不给钱也登，好填空白、装门面；另外也利用与开平有关的商号，软拉硬派。王云生和王凤林是两个小编辑，新闻来源，是靠剪刀浆糊来拼凑。日出对开一大张，满纸荒唐的媚外崇洋言论，一贯鼓吹滦州应与开平合办，这是《北方日报》惟一的使命和特色。这张报纸的评论，往往先骂一通办矿的官僚作风，引起读者的共鸣，接着就提到请洋人办矿才是“出路”。由于这些亡国丧权怪论，给人刺激很深，虽事隔几十年，我还记得其中一篇评论的大意：

中国处于东亚温带，地大物博，矿产丰富，甲于天下，可

惜缺乏人才，不会经营。欧美列强开矿，给国家造财富；中国的煤矿，却给国家造亏累，造债务。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主其事者大都是些“候补道”，名为督办、总办，这些人都是官僚，只知道逢迎上司，吹牛拍马；对于实业，对于办矿，毫无知识，只知道铺张浪费，安置闲员……企业有如高级衙门，对于生产反成次要，像这样的经营方法，如何能得到良好的效果？

更有一班顽固守旧派，视洋法如蛇蝎，不肯采用，久而久之，倒闭为止。当务之亟，应该如何呢？利用洋法，聘请洋人，尽付之高薪厚利，如尚不足以安其心，还必须给以相当好处，才能乐为我国效力。比如我们直隶最好的煤田，莫如滦州煤矿，数载以来，弄得债台高筑，亏赔不堪；矿区所产之煤堆积如山，不是运不出去，即是销路停滞，整个煤矿已成瘫痪状态。如长与开平煤矿竞争下去，将要弄到两败俱伤。最善之策，莫如合作起来，共同经营，这样双方有利，国计民生皆受其惠……

这家报纸几乎天天都有这种奇谈怪论，难怪当时就有人认为它是外国人办的。当它出版了 27 个月，等到开平达到并吞滦矿的目的后，它也跟着寿终正寝了。停版后，那森给戴仁依、贺湘南各送 1000 元走人，王云生也弄到一个聚兴成分销处。

在这期间，英国人在天津办的《京津泰晤士报》、在上海办的《字林西报》和美国人在上海办的《密勒氏评论报》，也是经常鼓吹开平、滦州合并，认为中国人无办矿的才能与经验，必然失败，只有依靠洋人洋法，才能发展云云。他们都同《北方日报》一个调调儿，因为他们也是拿开平的津贴的。

（三）托庇外力与开平“合并”经过

那森采用一系列打击、倾轧、破坏滦矿的手段，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宣传上各方面施加压力的同时，又向滦矿的官僚资本家加